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禮記集説卷八十四　　宋　衛湜　撰

大傳第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别録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禘者祭之大者也追王者孝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

人道而已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鄭氏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大祖諸侯受封君也大事冦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禘謂郊祭天也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黄禹白湯黒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黒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靈威仰

至汁光紀皆春秋緯文耀鉤文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正歲之正月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註引孝經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配上帝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此文具於小記於彼釋之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大祖耳大夫士有勲勞大事為君所善者則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

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高祖也然此對諸侯為言言支
庶為大夫士者耳若適為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
趙氏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
之帝諸侯存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其太祖言及
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
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有省謂有功往見省
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

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蓋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絶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註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

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
祖郊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絶者有四種耳非闗
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逺故先言之耳豈闗圜丘哉若
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出又云祖之所自
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
緯始於漢哀平閒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
徒疾之如仇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蠧甚矣
横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

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后稷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復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

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盡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唯以后稷配上帝則以父若宣王配上帝則須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是堯舜之子苟非其子雖舜受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子

禪遞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萬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其實與帝一也本朝以太祖配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定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並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之可也

何者本朝惟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
僖祖無功業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
力爲之並不與祖德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
基本葢原於此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
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但孝經之文
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
配上帝不當言文王以爲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
祭祀矣純父以祭地於圜丘愈於不祭不知祭父於

稠人廣衆中堂之上則可祭母則不來享要之一是父道一是母道一在圜丘一在方澤一於冬一於夏自是資始與資生之道甚異感生帝之說不可用新安朱氏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

哉　又曰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户若宣

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

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相悖古者

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面

到拜時亦却望西

長樂陳氏曰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

始祖其禮已備矣而禘之祭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

以其始祖配之也夫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始祖之

所自出是其用意甚厚而非淺近之思也然此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為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行也此或問禘之說夫子以不知答之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掌蓋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其仁孝誠敬之至積其念慮精神之極一至

於此則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其於治天下之道豈不甚明而甚易哉

闕　氏曰此章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孔氏引為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為祀天同歸於誤其病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

禘文皆在郊上盖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而為祀天兩意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繆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

明堂而配以文武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毁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烟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循至隋唐之際昊天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杜佑通典惑於大傳之註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

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代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嘆哉

長樂劉氏曰禮不王不禘者謂大禘於廟非祭天地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者此周人所以郊稷而思

文之頌奏焉姜嫄帝嚳之元妃也姜嫄之廟在魯則曰閟宫焉帝嚳有廟於周必矣然則后稷之神靈岐嶷出自帝嚳文王既受天命以王天下尊其祖后稷以配天矣又推其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廟而祀之五年而大禘則自七廟而上至於帝嚳之毀主皆用昭穆之禮合食於帝嚳之廟乃尊其受命者文王為祖以配之此之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鄭氏引緯書以為禘祭太微五精帝事非經據

聖人之意不如是也證以下文其理煥然矣諸侯降於天子禘之禮得行於其君廟五年以禘則自其始封之祖與不毀廟之主皆與其五廟之主序為昭穆以合食故曰及其太祖也若王者大禘則非止及其太祖而已也又推其太祖所自出者敘其昭穆以祭之焉大夫士又降於諸侯也然其有大事勳勞補於國政省録於其君而寵貢之以禮樂則干祫極其高祖大夫三廟而已高祖以下合食於壇墠空地之上

故曰干祫及其高祖也由此推而上之則天子之大
禘也有廟明矣
嚴陵方氏曰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
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
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禘則
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矣故禮不王不禘葢德愈隆而
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也或謂之閒祀
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四獻祼何也以其

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是生之有享焉故謂之四獻祼名雖不同至於所及為適當焉則一而已此所以通謂之禘也且禘之為言遞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毀廟三年之祫及其毀廟之祖而不及祖之所出至於五年之禘然後及其祖之所自出者焉及其祖之所自出則所及可謂遞矣此其所以謂之

禘也以其祖配之則以之配食也祭畢有配食猶燕之有酬獻亦相侑之意也非特禘為然雖郊亦然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特郊為然雖宗亦然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大禘必有配者事死如事生也郊必有配者事天如事親也宗必有配者事亡如事存也以成王之時言之文王則祖考之祖也后稷則始封之祖也帝嚳則所自出之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即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是也有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是矣祫謂毀廟之主合食於祖廟也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祫人君所行之祭也非人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

建安真氏曰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自出毋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

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盖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如祖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常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

理不能行其事盖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至難知者鬼神之理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亦此誠而已

江陵項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必以其祖配之者以其無名字不知其誰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者配之猶祭天地者必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

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於天子則得視天子上達而禘其始祖亦體之所通歟

新安王氏曰記大傳者首言禮一字明所記者禮之舊典非漢儒臆說也鄭康成以來皆言不王不禘明

諸侯不得禘非也不王之王與王者之王其義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顔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杜預云三年祭畢致新神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乃大祭於大廟以審諦昭穆謂之禘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

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為大祫次之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帝嚳祖之所自出也故祫則后稷東向禘則帝嚳東向后稷配之
諸家解見王制天子犆礿章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鄭氏曰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者行主也牧

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周頌曰逡奔走在廟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太王王季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野之戰是武王之大事也既戰而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遂領天下諸侯執豆

遷疾奔走在廟祭先祖此時乃追王太王名亶父者

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為王所以然者不以諸

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

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於祖此武王所載行

主案周本紀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也遺

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

路尚然明郊關亦有館舍也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

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

葬故也此太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也若非王迹所由興不必追王故小記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武王追王乃定爾

横渠張氏曰文王之志固欲成太王王季之業武王周公成其志故追王之宗廟之中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義之大者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尊愛文王之親如文王之生

存所以為達孝

長樂陳氏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所以告其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命以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者書所謂丁未祀于周廟是也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　又曰大

傳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書武成云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大傳言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然則或先柴祈然後率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望或言追王在武王或言追王在周公何也蓋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也故在享帝之前柴望大告武成豐

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文武有追王之志周公行追王之事則文王有其志而承以武王武王有其志而佐以周公也司馬遷言文王有正朔追尊太王王季妄矣書曰至于商郊牧野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敦商之旅于牧之野周語曰武王以黃鍾之下宮有戒於牧野牧野武王克紂之地也牧室牧野之室也禮曰師行必載主示必有尊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則設奠於牧室者尊行主也行主

遷廟之主也鄭康成以行主爲先祖其說是矣周本
紀稱武王載文王木主以行果載以行則文王之廟
虚主矣爲假主以行則文王之廟二主矣馬遷之說
得非惑於文考受命之說乎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
孤子雖貴不作父謚王后歸於京師猶稱季姜尊不
加父母也子尊不加父母而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
王不以卑臨尊者以王迹所興故也書曰太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曰實維太王實始翦商又曰

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則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其始乃自太王王季也武王所以得天下其成乃自文王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集大命於厥躬記稱武王曰君王其終撫諸春秋書王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觀此則宜若文王既受天命作周改元稱王矣而記謂武王周公追王之何也蓋於是時天下之獄訟者不之紂而

之文王謳歌者不謳歌紂而謳歌文王則虞芮質成之後天固已命之矣然作周而未成有所統而未集不幸九年而終至此武王周公所以正其名而追之也觀祖伊稱文王以西伯武王稱文王以文考則文王未嘗稱王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於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則各以其職來祭故也執豆籩以見四時之和氣逡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所謂古公也季歷也西伯也皆當時之所稱也太王也王季也文王也乃後來之所追也且祖禰為侯子孫為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故曰不以卑臨尊也棫樸文王之詩而曰勉勉我王則當時固已王矣今又

追王何也葢當時則以王道稱之而已後世則以王爵追之也

李氏曰天言及於上帝則地必及於大示矣地言及於社則天必及於日月矣上帝言柴則大示固瘞矣而於社言祈者葢先王之用兵也以民而所重者以食故於既事而退則祈於社此武王所以能綏萬邦而屢豐年也設奠饋食之始享至於饋食則接祭故設奠於牧室書武成曰王自殷至于豐丁未祀于周

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於牧野則於地示舉社於豐則於地示舉山川
者盖社之利民所恃以為養而山川國之所恃以為
險固者也先王方其既事而退以民為重故言社而
不及於山川方其武成則以保國為難故言望而不
及社與人之安忘危危忘安者異矣其於牧野則先
言柴於上帝祈於社而後設奠於牧室於豐則先告
於周廟而後柴望者盖祀於牧野則天地以尊至於

豐則以告廟為始此祭祀之序也夫周之業固建邦啓土於后稷而實始翦商於太王王季則始受祿而奄有四方王此大邦矣文王則受命作周矣於武王則既事矣集大統而已是以其追王者止於太王王季文王記者以為不以卑臨尊則誤矣不及於后稷者固已追王於文王之時歟是禮也豈特周哉殷頌玄王桓撥玄王契也則追王之禮殷固具矣

東萊呂氏曰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來漢儒之說

無疑而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則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太王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為待追王而後尊哉然則追王者何意嘗考之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眉山孫氏䛤曰觀大傳此書似與武成所記略同然祈社自是往伐之時不在既事之日燔柴自是至豐

之後不在於牧之野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自是祀周廟之禮非設奠於牧室三者之祭皆失其實惟追王三后當在入商未還之時耳不知漢儒竊見古文武成外誤之經而為是言耶抑自記其所聞而謬妄失實有違於經也書序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此篇經文當有條理而孟子所見雜亂如此禮記所述謬妄如此昔人謂六籍經幾秦非虛語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鄭氏曰治猶正也繆讀爲穆聲之誤也竭盡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叙昭穆之事上正祖禰是尊其尊下正子孫是親其親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正昆弟逾遠疏也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

治昆弟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長樂陳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子月祭止於武廟享嘗及於二祧禱及於壇墠此上治祖禰尊之也諸侯冢子生祭以大牢庶子皆以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為長子三年庶子期為嫡孫期庶孫大功此下治子孫親之也兄弟期從兄弟大功族

兄弟小功此旁治昆弟也周禮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記曰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之合歡者也觀文王燕兄弟而棠棣之美作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而頍弁之刺興則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則膳宰為主人又曰族食世降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享燕有殽蒸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

也以骰蒸其飲也或以夜不特如此而已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則尊者安於為尊卑者安於為卑然後孝慈友恭油然生於其間人道不竭於此矣蓋合族以食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者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先王之於宗族使不至於離且亂無他盡人道以治之而已

嚴陵方氏曰上治祖禰固所以尊尊然治之以法則尊尊不能無等經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

曰輕是也下治子孫固所以親親然治之以法則親親不能無殺經曰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旁治昆弟固所以合族然治之以法則合族不能無降經曰族食世降一等是也序以昭穆謂三者皆為先後之序若小宗伯所謂辨廟祧之昭穆蓋序祖禰之昭穆也魯語言昭穆等胄之親踈蓋序子孫之昭穆也祭統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蓋序昆弟之昭穆也別以禮義謂遠近之別也上曰祖曰禰下曰子曰孫旁曰昆曰

弟此之謂别之以禮尊尊有等親親有殺合族有降
此之謂别之以義若是則人道豈復有餘蘊哉故曰
竭盡矣
馬氏曰上治祖禰所以尊之也下治子孫所以親之
也至於旁治昆弟盖睦友之道而不言之者文之略
也上治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殺旁
治昆弟則旁有所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合
族以食使之有所同而内外之意一序以昭穆别以

禮義使之有所異而親疎之義明如此則人道為盡於此矣

慶源輔氏曰馬氏之說似善合族不止為兄弟合族以食所以序昭穆而以禮義別其尊卑親疎也

東萊吕氏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大傳一篇主說宗法蓋尊祖然後能敬宗故此篇之首先說禘祭到此一節便說睦族治子弟之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鄭氏曰且先言未遑餘事也功功臣也存察也存愛察存仁愛者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人道謂此五事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

革之事聖人即位所且欲先行者五事治親即前三
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報功謂報其
有功勞者使為諸侯之屬是也舉賢謂舉用巖穴有
賢德之士使能謂有道藝亦禄之使各當其職存愛
謂存察民下有仁愛之心者亦賞異之上五事一皆
得行於天下民無有不足無有不賙贍者贍是優足
之餘莫得其死言無得以壽終也
嚴陵方氏曰所先者五言未暇致其詳也民不與焉

非不以民為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贍者夫正之以善之謂治予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而不忘之謂存而愛則人之所不可忘者也君子仁民而愛物則存愛者主物言之也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蓋以治親為先故也始言聽天下終言治天下者蓋事之來也聽其可否而後治之使正焉故言之序如此

馬氏曰夫治外者必自内始故先言之以治親賢者去就在彼而我所不可得而制則舉之能者去就在我而我之所可得而制則使之而已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可謂有良法矣然而無仁心仁聞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卒之以存愛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察存仁愛者蓋啜羹放麛其持心不同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此後世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刻薄之徒進而仁愛者

不見察民始莫得其死矣無不足力也無不贍財也

後變聽言治聽而後治之也聽之以德治之以道

李氏曰夫古帝王之平章百姓必始於睦族治天下

必自乎齊家故一曰治親成大功而以民為主者聖

人之所賚也故二曰報功賢者服休者也故三曰舉

賢能者服采者也故四曰使能愛者曰予好德者也

曰予好德則錫之福故五曰存愛夫治親則天下不

遺其親報功則天下不遺其力尊賢則樂於德使能

則勸於藝存愛則篤於仁治親仁也報功義也尊賢使能知也存愛仁也仁者人道之終始也故曰必自人道始矣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建官惟賢所謂舉賢也位事惟能所謂使能也重民五教則自治親始也崇德所謂存愛也報功則與此同也大傳尊賢序於治親之後武成建官言於五教之前者蓋始乎治親者治天下之常也待仁人有過於周親

者時隆殺之義也紕繆者被飾綿密之意有所被飾而不能周曰紕物有被飾而過實曰繆

長樂陳氏曰湯有天下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武王有天下崇德而後報功周官八統進賢使能然後保庸先王於有功者非不報也特在進賢使能之後耳後世不然故晉文反國先賞從亡衛獻及郊先賜從者漢高就業先封諸將類皆急勲勞而緩賢能以報功繼治親以舉賢使能後存愛豈漢儒之說歟

慶源輔氏曰既已舉賢使能則存愛不可如鄭說仁而不謂之賢可乎五者無非為民而曰民不與焉何哉言未及於民事如勞來勸率賙給之類也親親存愛仁也舉賢使能義也聖人之治天下仁義而已矣始曰親親終曰存愛則又以仁為本也仁體也義用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褘

孔氏曰此廣明損益之事權度量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校也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正謂年始朔謂月初王者得政改故用新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車馬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各隨所尚之正色也殊別也徽號

謂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周禮九旗是也器謂輵豆房俎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則降甲此諸事可變革與民為新者也

長樂陳氏曰權度量者法制之所自出故先立之衣服者法制之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語言為政之術則先之以謹權量而王制巡守之所觀則終之以衣服皆此意也衣服言其制服色言其色而徽號者帝王

之所稱非所謂旌旗者也　又曰宜革而因物失其均宜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天者可因而不可革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别是也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因則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别衣服是也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别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

使民不倦天下其有敝法哉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
象其事象其名號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
詩曰織文鳥章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鄭氏曰徽旌
旗之名蓋用兵之法以旌旗待晝事以名號待夜事
則徽號者徽織之號也許慎曰有盛曰械無曰器然
器足以兼械械不足以兼器則械者戒備之具而已
必曰有盛曰器非也
嚴陵方氏曰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首言權則以規

矩準繩衡皆始於此故也權之輕重度之長短量之多少及其久也則不能無差故立以定之文章盖言禮樂法度久則不能無壞故考以成之正朔者天之所為則改之而已服色者人之所為故可易焉徽號者天子之美稱也以道則稱皇以德則稱帝以業則稱王此之謂殊徽號若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此之謂異器械虞夏殷周之養老

或以深衣或以燕衣或以縞衣或以玄衣此之謂别衣服此七者治之法也法有變要在通之而不倦故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慶源輔氏曰殊徽號陳氏方氏說爲優器械則兼夫旌幟矣然厠於器械服色衣服之間則又似古說及陳氏後說是當考所得與民變革者則知聖人之治有所更易無非所以奉天命而順民心固非私意所能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四者人道之常

嚴陵方氏曰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其數雖不同所以為親親之義則一也有祖有父有曾有高其名雖不同所以為尊尊之義則一也四世而緦五世袒免疏戚雖不同所以為長長之義則一也父則隆於母夫則隆於婦兄弟則隆於姊妹其位雖不同所以别

男女之義則一也此四者治之道也道有常要在久之而不易故曰不可得與民變革也既曰變又曰革何也天下之理因之則有常革之則有變因革則存乎人變常則存乎事人與事常相須而已

馬氏曰自立權度量至於別衣服者禮之文也文則應時而造自親親至於男女有別者禮之本也本則理有不可易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尊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

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其不可得而變革者經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鄭氏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際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為子取而自納焉

孔氏曰自此至可無慎乎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

名男女有別之事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已姓之妻夫為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昬姻交際會合之事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甲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鄭註衛宣公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見桓十六年左傳楚平王為太子建取秦女自納之見昭十九年左傳凡

姓族異者所以别異人也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駮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皥之所賜也黄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

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族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

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别散則通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曰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長樂劉氏曰宗者一族人倫之主也天子諸侯尊崇雖其子之親非嗣厥位則莫可得而禰之也是以同

姓之親必崇其宗崇其宗則五服各有倫類所以辨親疏定長幼明尊卑繫昭穆也正其一身而人倫之道備焉者宗以正之使然也故先王之禮同姓人之昏嫁祭祀燕饗食飲必稟於大宗仕進出入饋遺往來亦如之合族屬者屬猶繫也父之黨則繫於昭子之黨則繫於穆昭穆分則序之以長幼合族人而食所以正人倫而禮義行於宗黨矣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者謂娶異姓之女以為已親彼雖

無服可以娶矣而其名在昭行則不可娶之以為婦名在穆行則不可娶之以為母此謂治其際會也故名著則男女之尊卑自分而匹偶不失其序焉

嚴陵方氏曰從宗者從大宗小宗也主名者主母婦名也從宗所以合親疏之族屬主名所以治昏姻之際會於衆而聚於一者謂之族若所謂宗以族得民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繫於大者謂之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上下之交謂之際彼

此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於諸侯者際也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也言同姓從宗則異姓非不然也以同姓為宗之所主而族屬之所繫焉不然則離故也經曰婦人從夫其謂是歟異姓主名則同姓非不然也以異姓則名之所難辨而際會之所因焉不然則亂故也經曰合二姓之好其謂是歟名著而男女有別者尊者為父親者為母而父母之名著矣外則為夫內則為婦而夫婦之名著矣此男女之所以有別

也至於父之與夫而名著乎外則男又有別矣母之與婦而名著乎内則女又有別矣

馬氏曰同姓者自内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

慶源輔氏曰同姓從宗所以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所以治際會也際會謂男女際會之時名著則男女雖

際會而有別矣此所謂主名也

東萊呂氏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鄭氏曰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己倫以厚別也

孔氏曰此言他姓婦人來嫁己族本無昭穆於己親

唯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己之父行者其妻皆己之母行也其夫隨屬於己之子行者其妻皆己之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己伯叔之列即謂之為母也來嫁於己之子行即謂之為婦也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則淫亂易生

長樂陳氏曰母婦無昭穆而昭穆繫於父子之別嫂婦無長幼而長幼繫於兄弟之倫故婦於世叔父母則大功世叔於婦亦大功以其相遠而親之也兄公

與叔於嫂婦無服嫂婦於兄公與叔亦無服以其相

邇而遠之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

也可無慎乎

鄭氏曰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

復謂嫂為母則令昭穆不明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

也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也男女

無親則遠於相見人治所以正人也

孔氏曰此論兄弟之妻在己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為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為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鄭註喪服亦云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也男女尊卑隔絶相服成親義無混雜兄弟之妻己之倫列若成親為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無服以疏遠之全同路

人恩親不接也名謂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須慎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之與弟長幼而已非尊卑也而謂弟之妻為婦者蓋推而遠之别嫌耳以弟之妻為婦則可謂兄之妻為母則不可矣然止謂之嫂者蓋男陽也陽宜伸女陰也陰宜屈以女宜屈故弟之妻可謂之婦而從卑以男宜伸故不可謂兄之妻為母而從尊也是以叔不服兄之妻而婦服夫之兄屈伸之理

蓋可見也然而嫂雖少當敬忌如叟故於文從之是乃所以別嫌㣲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人道所以相治而不亂者以是而已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故也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也若子路者猶以為迂故曰可不慎乎

金華應氏曰人固有幼而無依年之長幼或甚遼絶兄當撫幼弟如父故康誥以兄不念鞠子哀為大不

友嫂當撫幼叔如子故唐賢有鞠於嫂以有成以母服報之恩禮可以有加而名卒不可變者天倫自然之序非人所能移也此其所以莫急於正名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

孔氏曰自此至周道然也論殷周統叙宗族之異四

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報緦麻是服盡於此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承高祖為四世而緦麻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則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

嚴陵方氏曰四世者三從之親也以其疏而不足於哀也致其思而已故服謂之緦焉五世者三從之外

也以其尤疏但不襲不冠以變其吉爾故謂之袒免

焉六世雖不變吉可也

馬氏曰服有五者蓋其親有隆殺則服有精粗故四

世而緦者服之精乃其服之窮也至於五世則宜其

無服而先王不忍遽絶之也故為之袒免之禮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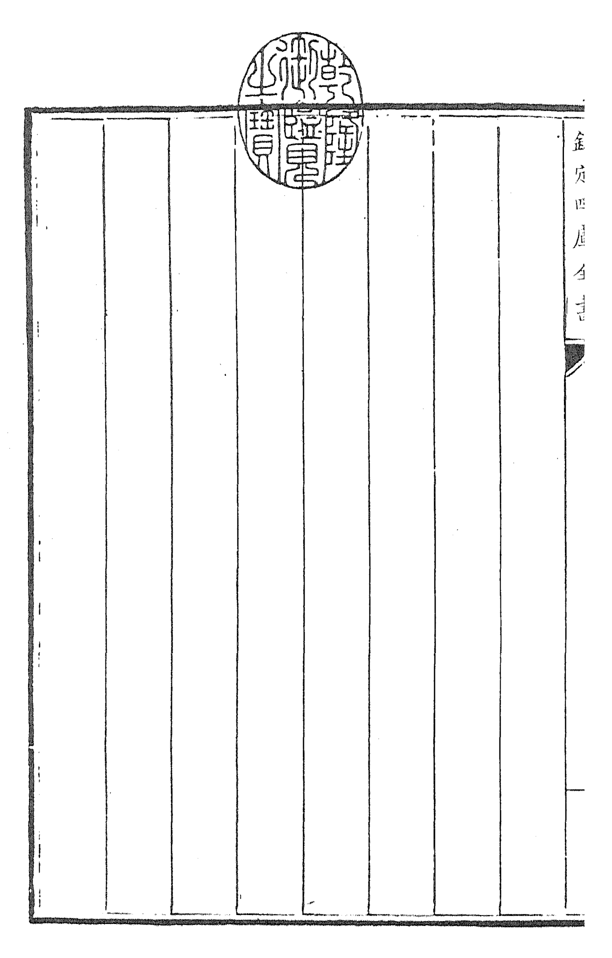
殺同姓也免者如冠廣一寸加之於首所以示其吉

袒者袒其體所以示其凶吉凶相半此其所以為殺

同姓也

禮記集說卷八十四

謹案卷八十三第二十九頁後五行文不縟刊本
縟訛縞據注疏及義疏改
卷八十四第八頁後六行鄭氏强析而為祀天兩
意疑有脫誤因無善本可查姑仍其舊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魯語言昭穆等胄之親疏刊
本脫穆字據義疏增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錄監生臣魏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十三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宋 衛湜 撰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鄭氏曰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

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
孔氏曰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
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别異於上與
高祖不同各為氏族不共高祖别自為宗是别於上
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為
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
故曰庶姓高祖以上復為五宗也既姓别親盡昏姻
應可以通故問其可通與否記者以周法答之周法

雖庶姓别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别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如此異於殷也鄭註玄孫之子姓别於高祖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巳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為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别於上庶姓氏族之謂也云姓世世所由生者五世無服不相禀承各為氏

姓也云姓正姓者對氏族為正姓也云始祖為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黄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也云高祖為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者漢同宗有屬籍也

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絶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絶也百世而昏

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為非禮昭公娶於吴而君子以為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嚴陵方氏曰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正姓始祖也庶姓高祖也氏别於上而親盡於下則既五世矣疑若可以通昏姻焉然繫之以本姓而弗别綴之以族食而弗殊在殷而上禮質而親故五世而昏姻可通由周

而來則禮文尚嚴雖百世不通曰周道然者言周所行之道如是也周官言定繫世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綴之以食也小記言婦人不知也則書氏則殷無所繫可知堯舜同出於黄帝而堯以二女妻舜則自殷而上通昏姻可知曲禮曰取妻不取同姓則周之不通也明矣

東萊吕氏曰禮記庶姓即左傳所謂氏族如襄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娶東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

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盖催與東郭皆是氏其姓同出於姜自姜姓中分别出來便有所謂崔氏有所謂東郭氏此便是庶姓别於上也戚單於下盖親盡也

慶源輔氏曰自野者觀之宜若可以通昏姻矣而周道則不然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必如是而後仁之至義之盡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鄭氏曰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孔氏曰此經明服術之制親親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尊尊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後者也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下有六等鄭略舉夫妻相為而言之

馬氏曰術者言其所由服之制有五而術則有六其詳至於如此者所謂喪多而其服五上附下附是也親親者門内之喪門内之喪則必以恩揜義而以父母為首故為父母斬衰此親親之重也尊尊者門外之喪門外之喪則以義斷恩而以君與臣為首故為君斬衰此尊尊之重也名者自彼而適我也出入者自我而適彼若姑姊妹之服是也方姑姊妹之未出則其服重其已出則其服輕所謂姑姊妹有受我而

厚之者也從服者言其以類相從而非正服也
山陰陸氏曰親親下所謂自仁率親是也尊尊下所
謂自義率祖是也三曰名所謂名曰輕名曰重是也
四曰出入所謂一輕一重是也鄭氏謂用恩則父母
重而祖輕用意則祖重而父母輕是之謂出入
闕氏曰鄭康成謂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
母叔母之屬長幼成人及殤其説是也謂出入女子
嫁者及在室者以嫁者為出在室者為入然在室者

於兄弟有長幼之服於姪姒有尊甲之服入非在室者也周官媒氏判妻入子皆書之喪服出妻之子為母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以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然則大傳所謂出入蓋此類歟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鄭氏曰屬從子為母之黨徒從臣為君之黨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孔氏曰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别有六種屬從者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為其支黨鄭註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徒從者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為夫之君妾為女君之黨庶

子為君母之親子為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以下鄭註所引並見服問篇公子之妻為本生父母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從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公子被君厭為巳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妻自為其父母期為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為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為皇姑服期是從輕而重

也

嚴陵方氏曰以非正由於巳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若母為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子為母之黨服是從之而巳若君為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臣為君之黨服是從之而巳是則屬從與徒從也推此餘可知有所繫而從則曰屬無所繫而從則曰徒屬從由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斷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先王

之於服術仁之至義之盡也故率親則自仁率祖則
自義餘亦見服問

東萊呂氏曰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重也從重而輕妻為重又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無服而有服所從者自無而已反有從有服而無服所從者自有而已乃無服

山陰陸氏曰無屬而從謂之徒從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鄭氏曰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然如是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仁恩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循親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漸輕故名曰輕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義宜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

是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為尊重而然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為恩深故亦然矣

嚴陵方氏曰言率親以知率祖之為尊言率祖以知率親之為禰親親仁也以禰之親故自仁率之尊尊義也以祖之尊故自義率之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焉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禰則即世以降焉故曰順而下之至於祖名曰輕者隆之以仁而親為重

故也至於禰名曰重者制之以義而祖或輕故也或輕而斷以義或重而隆以仁而下止言其義然者義之為言宜也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亦義而已

馬氏曰以祖對禰則禰為仁以禰對祖則祖為義祖以義為主禰以仁為本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以至於祖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以至於禰名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唯其仁有所隆義有所殺其理不得不然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

也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於祖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於禰名曰重輕則緦麻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孔鄭說鑿

金華應氏曰自從也仁恩之厚於親者無極以仁率親逆而推於祖乃漸殺以是較之則謂之曰輕義道之施於祖者有節以義率祖順而及於親乃愈隆以

是擬之則謂之爲重非故欲爲是輕重之差乃其理

之不容不然耳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鄭氏曰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

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别嫌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絶宗之道合族者言設族食燕

飲有合會族人之道

長樂陳氏曰君之於族人主乎愛而失愛則疏族人

之於君主乎敬而失敬則褻以失其愛則䟽故有合
族之道所以明其親親之恩以失其敬則褻故不得
以其戚戚君位所以明其尊尊之義不能親睦九族
燕樂同姓與夫恃親而不恭者豈知此哉
東萊呂氏曰君有合族之道如詩所謂飲食燕樂同
姓是也君雖絶宗而恩自不可廢族人不得以其戚
戚君位謂族雖有尊卑為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叙
列君至尊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
其戚戚君位尊尊義也上所行者仁下所守者義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氏曰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
乃後能相序
孔氏曰上經論人君絶宗自此至之義也一節論卿
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案小記云庶子不祭
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小記辨明上士下

士此則總而言之又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此文簡略故直云不繼祖也小記已備釋之

長樂陳氏曰庶子之所以不祭不敢瀆其祖於上也所以不得為長子三年不敢重其嗣於下也上不敢瀆其祖下不敢重其嗣皆以巳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禰而亦繼之以明其宗則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文止

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為長子斬者盖亦不繼祖與禰故也盖不繼祖大宗之庶者也不繼禰小宗之庶者也合而言之皆祖也斬言其服三年言其期言斬則知其有三年之期言三年則知其有斬之服盖亦相為表裏而已

嚴陵方氏曰適子為宗宗則彖家主祭焉庶子非宗也故不得祭以明其主焉小記言不祭祖又言不祭禰者盖言適士官師之辨耳其所以言庶子不祭之

義則一而已故於此則統而言之

東萊呂氏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如曾子問所謂供其牲物所以辨其大宗故也

新安朱氏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為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

廟也雖庶人亦然則其尊宗以為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禮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上條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孫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

何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士
適子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
而已是祖庶雖俱為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
廟以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
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
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

鄭氏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

也繼別謂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

孔氏曰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為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為祖也鄭註若始來在此國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也族人與

之為絶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繼禰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

晉賀氏曰庾亮問案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支昭穆歷百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義惟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

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為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還服紀上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令既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緦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為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

承顧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别子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别子起於是邦而為大夫者便為大宗其適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觧曰太祖别子始爵者也雖非别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

及族人服之皆宜始別子之宗者也又宗子之服雖
在絶屬皆齊衰三月代衰禮替敷之者少吳中略無
此服中土緦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凌遲人情漸
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為嫌也　又曰奉宗
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
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來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
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
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

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為男
主宗婦為女主故云宗子非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
族糾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
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
主也立主意存而有一人不惇者則會宗而宜其罰
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
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
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為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

佑之奉以為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通典

橫渠張氏曰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藍田吕氏曰國君之適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為别子别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凡弟皆宗之别子之母弟雖適子與羣公子同不得謂之别子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為先君一族之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此謂别子為祖繼子為宗羣公子雖宗别子而自為五世小宗

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為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
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此謂繼禰者
為小宗每一君有一大宗世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所自
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友乃桓公之別子所
自出即桓公大宗者乃桓公一族之大宗公子之公
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別子為
先君大宗之祖羣公子皆宗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

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為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為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國君復追立庶長為別子以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而以其子繼之此雖不經見然以義求之則一君之大宗不可以絕後也若君之正嫡外止有一公子既不可宗君又無昆弟宗已是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為其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没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

如大宗法國君主先君之祀上可及先君之大祖而下為先君子孫之宗故曰尊者尊統上別子為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敢禰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非統別子之子孫故曰大宗尊之統也又曰繼別子之所自出宗子議　又曰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宫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昏冠喪祭必告皆今可行仍似古法詳立

條制使之遵行以為睦宗之道亦無所害於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雜議　又曰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乎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一不出於祖廟不主乎祖宗故天子之元子為天子之大宗以繼其太祖而別子為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為一國之大祖故諸侯之元子亦為諸侯之大宗以繼其太祖而

別子為大夫大夫亦不敢祖諸侯而自立家為別子之祖繼別者為宗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而百世不遷者也小宗有四五世則遷者也故繼高祖之宗得祀高祖凡族兄弟皆宗之族兄弟同出於高祖故高祖與族兄弟之服皆三月至於繼祖繼曾祖繼禰所祀所宗莫不倣此故其所記者皆謂之宗子以主家政而宗之者皆聽命焉諸侯大夫之大宗久廢不講唯小宗若可行於今然士大夫廟制世數之等與

宗子族食之差其詳可得聞歟至宗必以世適有才不才間有所廢置辨之則宗法壞不辨則家政不行支子不祭必告於宗子古者仕不出鄉則支常得與祭於宗以今之仕者出處之不常將有終身不與者可乎至於尊祖奉宗之心或奪於貴富同財歸資之法或廢於私藏嚴之則賊恩寛之則弛法如庶民之無知雖父兄猶有不聽何有於宗子乎將使家政脩宗法舉嚴祭享謹冠昏貨財不私法度如一其親親

之道至於祖遷宗易而後已亦有道乎策問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莫不有孝弟之心親睦之道先
王因其有是道而為之節文故立為五宗以糾序族
人而使之親疏有以相附赴告有以相通然後恩義
不失而人倫歸厚此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也蓋諸
侯之適子孫則繼世為君而支子之為卿大夫者謂
之別子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
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三者各立

宗而為大宗所謂繼别者也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其適子弟之長子則謂小宗所謂繼禰者也　又禮書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疏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别而不貳貴賤有繫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禰先君故為别子而繼别者族

人宗之為大宗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四世則親盡屬絶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

所自出而孔頴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

東萊呂氏曰別子為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為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為別子繼別為宗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既為大宗則繼公彌者為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繼其父為小宗不繼祖故

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適子繼世而為君非别弟之所敢宗諸侯之於庶子不為之服而子亦不敢私相服故君命長弟以統之使夫不敢宗君者有所宗不敢相服者有以相服此宗道所以立也别子為祖者適子既為諸侯則别子乃大夫耳大夫不敢祖諸侯故自别為祖焉别子即庶子也然庶子有二例别而言之妻之子無長幼皆為適子妾之子無長幼皆為庶

子合而言之自繼世之子為適子其餘雖妻之子亦庶子而已循之天子之伯叔兄弟則為同姓昏姻之國則為異姓非昏姻之國則為庶姓合而言之自伯叔兄弟之外昏姻與非昏姻之國皆異姓而已此之所言別子是也以其得繼別子故得承家主祭而為宗禰即別子之庶子也以其非適故不得繼別而為大宗已自立為祖使其子繼之是為小宗也以繼禰者為小宗則繼別者為大宗矣

盱江李氏曰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盡於高祖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

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鄭氏曰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曽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宗

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鄭註云世適也前文云繼禰者為小宗今此云繼高祖無小宗之文故鄭註云亦小宗也鄭以經繼高祖為小宗何以前文云繼禰又釋此意謂前文繼禰者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為別子適子之弟所生之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為小宗因別子而言也此

經云繼高祖上文云繼禰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鄭

云曾祖亦有也五宗者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

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

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宗四并繼

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尊祖故敬宗總結大宗小宗

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

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新安朱氏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註中亦無其文至

作疏時方誤耳

橫渠張氏曰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百世巳逺矣小宗大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禮稱宗人唐虞巳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族之禮也

藍田吕氏鮮見前

長樂陳氏曰大宗則一故雖至於五世之外猶為之

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小宗則有四有繼禰而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期年有繼祖而同堂宗之爲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爲之服五月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爲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絶則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毁小宗髙祖之統髙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所以易不易之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

制至於公子則具下文餘見前觧

嚴陵方氏曰繼別子即別子之子也別子之子出自別子故謂之繼別子之所自出繼別子者既為宗矣而其子又宗之世世不絶故曰百世不遷也至於小宗族人宗之五世則遷遷則變而別為之宗矣夫宗以承祖之家者也尊祖於上故敬宗則尊祖之義在其中矣

東萊吕氏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盖諸侯

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所自來故敬嫡也

盱江李氏曰吾於五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外疏矣而合之以食序以昭穆厚其同姓何弟如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廢正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繼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鄭氏曰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孔氏曰以前經明卿大夫自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

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他公子

可為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巳是亦莫之

宗也公子是也言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有也

河南程氏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

祭祀也别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

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别子之適子即繼父為大

宗此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别子之諸子祭其别子别

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禰之却是禰也

山陰陸氏曰君有適兄弟使為大宗以統公子是之謂大宗而無小宗鄭氏下文註謂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是也君無適兄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小宗而無大宗鄭氏謂無適而立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是也若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

亦無公子宗之是之謂無宗亦莫之宗鄭氏謂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也

金華應氏曰宗法自一而五自五而衍之以至於無窮而其初派而未長獨立而無副者則惟一而已故或無大宗或無小宗或莫之宗亦此也然此其始出亦或有數傳而不增若五世無他枝者焉族之衆寡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然宗法則常存而不可廢維持培養而忽焉滋榮長茂則始而寡弱者亦能以蕃

衍盛大此所謂緜緜瓜瓞也先王之世有千百年禮
義之家而後世鮮三數傳詩書之族可嘆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
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
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
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

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

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也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上公子宗道之意公子有宗道

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為宗為下起文也公子之公

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士大

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

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

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兄與庶公子

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公子既有大宗小宗故知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大宗之正本是别子之適今公子為大宗謂禮如之非正大宗故鄭註云如也云死為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為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喪服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為大宗則不復立庶為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

是也云無適宗庶者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為宗

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為同君在厭降一等故死

為之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

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是也公子唯已而已

即前經無所宗亦莫之宗鄭註遥釋前耳

晉范氏曰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兄弟

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

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

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嫌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説庶宗者嫌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為混故復指小宗之義則大宗自了然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為大夫也所以止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為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為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通典

晉曹氏曰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以無報親戚羣居

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為之宗宗立而相服相服之義由於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為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為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弟代已為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通典

嚴陵方氏曰士大夫即公子也以先君之子故曰公子以爵為士大夫故曰士大夫為猶使之也使其庶

公子宗其適公子焉即上言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至於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皆公子之宗道而此不釋之者舉大以該之也雖然所謂有宗道者非特公子而已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别子有起自民間而致位士大夫者亦同别子之義經之所言舉一端而已

山陰陸氏曰言公子有宗道如上所謂無宗亦莫之宗是無宗道也故公子之公為此公子求其上行先

君之昆弟適者使為之宗以統公子此公子之宗道也即上行無適以其先君庶昆弟為小宗以統之

東萊呂氏曰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適則須令庶長權攝祭事傳至子則自宗矣

藍田呂氏說見前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鄭氏曰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有親者服各以其屬

親踈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絶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為族屬既絶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有親者各以屬而為之服故云親者屬也

横渠張氏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澤斬於五世則恩可知矣故四從六世為絶族而從旁及之服特親者各以親踈屬之也服不及於六世而昏姻乃百世不通者仁之所施有宗而義之所別不可已也然所謂絶非特此也喪服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也謂妻於夫家與族齒其出也與族絶族絶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此所謂無施服然夫妻則合有絶族子母至親無絶道故為出母期謂親者屬禮記作移喪

服傳作施蓋古者移施通用

嚴陵方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絶族以其恩至此絶故也有恩則有服以其恩絶故無施服也夫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絶即非其所屬

山陰陸氏曰言公子有宗道如上從重而輕是之謂移服

東萊吕氏曰絶族無移服謂四從兄弟無服者推也

推不去親者屬也如期服親兄弟之屬也大功同堂

兄弟之屬也此類皆是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鄭氏曰親親言先有恩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親以至

尊祖敬宗收族宗廟嚴社稷重禮俗成天下樂之而

無厭倦自仁至於禰前文已具此重説之者前文論

服之輕重此論親親之道

嚴陵方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終始乎親親也

慶源輔氏曰人道不過仁義親親仁也尊祖義也推親親之仁至於尊祖則義也率尊祖之義而至於親親則仁也仁義之極則一故曰人道親親也又云親親故尊祖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
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
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
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
於人斯此之謂也

鄭氏曰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
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斁猒也言
文王之德豈不顯乎不承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

衆之人樂之無厭也

孔氏曰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宗是祖之正㫁故云敬宗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是也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以下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並立宗之功也先嚴宗廟而後社稷重百姓百官也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刑

罰得中上無淫刑濫罰則民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天下皆足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成功也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民庶樂而不厭也引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

河南程氏曰收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
嚴陵方氏曰親其所親則推而上之至於親之所親
親之所親則尊矣故曰親親故尊祖有祖而後有宗
宗者五宗也有宗而後有族族者九族也宗廟者祖
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族屬雖以祖禰而後
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以共承宗廟之祭祀宗廟雖
以有土穀而後立然非祖禰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
之基業故曰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有社

有稷必得人而共守是以重社稷故愛百官族姓也有愛人之心則刑不濫故庶民安其生而樂其業則農者生財於田野商者通財於道路而足以致其用故養生送死無憾而百志成也百志成則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矣則爭鬬之患息和平之氣通故曰然後樂王者功成作樂其以是歟樂者樂也不顯不承則親親尊祖之義也無斁於人斯其樂之意也故引詩之言以明之然上言愛百姓非不愛庶

民也蓋政自貴以及賤耳下言庶民安非百姓不安也蓋賤者已安而貴者可知矣臣以安社稷為事上言社稷故繫之以百姓刑不上大夫下言刑罰故繫之以庶民而已

山陰陸氏曰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反是而已彼輙父子親親之義滅矣雖曰尊祖是畢之也誠若詩所云可謂

樂矣樂未有大於此者也彼於論鼓鍾末矣

東萊呂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此一條之綱

目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

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則又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

宗儒者之道始於親此非是人安排蓋天之生物使

之一本天使之也譬如木根枝葉繁盛而所本者只

是一根如異端愛無差等只是二本皆是汗漫意思

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宗族

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耶宗廟嚴故重社稷者盖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廟安得不重社稷國以民為本無民安得有國乎故重社稷必愛百姓也君誠愛民則謹於刑罰刑罰無不中矣庶民安謂民有定居而上不擾之則可以生殖財用上既愛下下亦愛上此是第一件其次歡欣奉上樂輸其財和氣感召則時和歲豐萬物盛多財用足故百志成者雖有此志而無財

以備禮則志不成財用既足則祭祀合族皆可舉矣

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禮俗不可分為兩事且如

後世雖有籩豆簠簋百姓且不得而見安得習以成

俗故禮俗不相干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

之俗如春秋祭祀不待上令而自安而行之刑是儀

刑之刑須是二者合為一方謂之禮俗若禮自禮俗

自俗不可謂之禮俗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且如成

王能盡得許多事則在文武豈不甚顯在成王豈非

是能承此兩句總結一篇之意前面有許多事到得禮俗成後方有此意思惟王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此言無斁於人斯之意德盛者流遠德薄者流淺

慶源輔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率仁而義也敬宗故收族率義而仁也

新安朱氏曰承尊奉也斯語辭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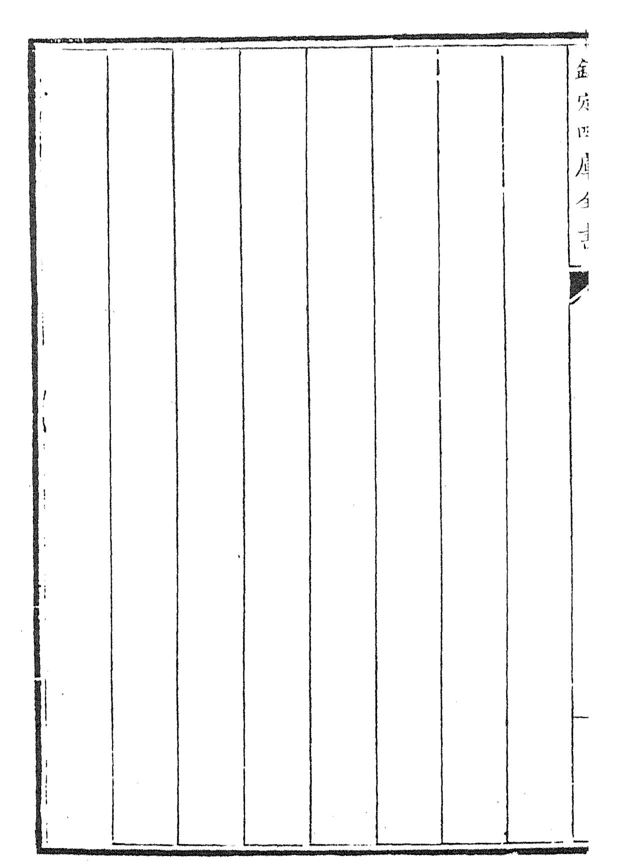
新安王氏曰此詩頌文王之德記此傳者即以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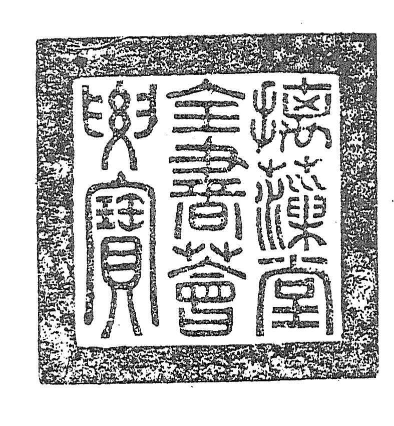
已意耳不顯顯也不承承也親親尊祖敬宗收族而
宗廟嚴豈不顯乎推其效至於財用足百志成禮俗
刑豈不承乎禮俗刑而民樂豈非人之無斁乎

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謹案第五頁前三行則必以恩掩義刋本義訛親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魏廷勛